



類函元



卷五九

儲宮

1加 ³
427
29



13



新金田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
諸君同年贈與
山田一人

新金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

太子

儲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

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

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

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

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初學記

禮記曰文

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
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
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史記曰厲王出
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
宣王也藝文類聚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

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
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
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
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
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初學
記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
堅決張良為畫計曰願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
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
人至侍太子入燕年皆八十餘眉鬢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

儲宮記

史記卷五十九

太子

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
武帝母也內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
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武帝 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
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
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

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
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
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
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
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
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
踰制不可為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
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

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為皇太子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為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

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為太子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閒之地不欲煩民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

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類聚

增

經濟類編曰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

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詔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
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
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
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
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
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
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
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
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

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
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
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
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
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又曰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也謂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恪臨刑呼曰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又曰節愍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

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

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各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謀傾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固爭以爲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摠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

庶人又曰帝之為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構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宮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媛方娠密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奈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密於曲室煮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煮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畀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

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劔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既為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

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廣平始安又曰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

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

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辦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經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
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
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
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
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
澤賜與之間婚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
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
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
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
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也 又曰元侃旣爲皇太子更名恒太赦自天祐以來
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
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
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
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

諸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
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
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
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
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
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
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

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
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
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又曰包拯
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
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
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
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帝又
曰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
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歲依違未之行至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旣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賞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

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宋史曰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

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
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
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
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
年立爲皇子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昚受禪爲孝
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
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
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

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
安不交外事無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又曰寧宗以國本來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
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
爲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
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
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
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

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蒯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驚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竒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茲補與莒秉義即賜名貴誠後彌遠忌茲立貴誠爲帝是爲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聞安再鳴曰宮二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

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忽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

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
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又曰後太祖
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
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
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為太宗
又曰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
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主繼遠撰建南
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
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
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

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

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
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眾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

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

位世宗倍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

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又曰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

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下

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

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

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為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諸班勃極烈即帝位諸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濟安後謚英悼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

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忌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真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

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又曰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暉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

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增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

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暘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

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瓚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如通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又曰成祖永樂二年冊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

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為左右庶子兼侍讀胡儼楊榮為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東弇山堂別集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為漢王所訴出為交趾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舊憾盆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

顧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

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
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
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竒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瓦剌
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
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
竒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
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竒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竒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鞠之尋召士竒至問東宮事士竒叩頭稱太子孝
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竒錦衣衛獄未
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辭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
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爲子耳 又曰太
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
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
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勲臣某
者語不謹侍衛擬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

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通紀曰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瑠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

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又曰見濟邁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已曠時帝覽畢大怒日已曠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

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
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
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即孝宗也母紀
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
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護視
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
至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
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
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
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貴妃所忌至是

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
不早令我知道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
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祖母
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
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
爲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
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
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
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
驚意遂已

太子二

原樹嫡立長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
 無子遺德至長親年均樹嫡非所務也盧植奏事曰王后
 祖也幼海少微注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
 少微星一名處士注曰黃離
 星儲君副主之宮黃離
 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曰震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
 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又曰震為長子又曰震為父
 竹筭天序國貞漢書成帝序繼曰定陶王欣慈仁孝順
 節下禮記詳類聚儲貳
 太子曰岐嶷表于載誕克廣同乎大
 成是命爾以登儲貳下詳類聚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也
 祀主禮記曰遠廟為祧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存雷重海易曰存雷震又曰震為長子
 震四章以贊太子之盛德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
 重光景帝夢神女捧日授王夫人吞之十四月
 曰生武帝帝王世紀曰脩已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而
 大禹一翦鬚升榻安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
 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來月翦鬚告天地宗廟宋史
 曰真宗幼英姿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
 歲殿天子御榻坐太祖曰奇之撫而生日
 問曰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
 末曰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
 也英頓首對曰東宮太子生則十一月初七日
 文獻通考曰古者太子生則十一月初七日
 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皆以樂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
 元良冊拜宜厥古制南唐季世儲貳
 而禮廢樂缺至道始冊太子有司言宜奏正安之樂
 行禮年曠典中霄悅至天禧冊御名
 命禮儀院奏改正安為明安之樂御字
 儲官部御名
 御字曰明

荆監貞...

太子

御名

御字

憲宗命禮部會同翰林院擬進太子名不稱旨帝自名
之曰祐梓宋史曰高宗紹興為太子擇字元永侍觀選擇
太子改名春命學士洪遵為太子擇字元永侍觀選擇
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字元永侍觀選擇
曰宋紹興初詔知大宗正訪求太祖後伯政字行七歲以
下者十人入宮簡選十人又擇二人一肥一瘠乃令二人
肥而遺瘠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一肥一瘠
立忽而遺瘠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一肥一瘠
遽賜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邪遂留瘠而遣肥者瘠即
後終於溫州伯浩 練歷 迎勞 宋史曰孝宗以恭王
儲貳驕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因請早建
性易驕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因請早建
欲其練歷自縱逸不勤於學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者
尊號禮成允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者
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為皇太子親王
奔山堂別集曰明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
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

龍符 玉契 天中記曰唐末典傳符之制太子監
右者付外 唐書曰長安中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監
胡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
者蓋防微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
子用玉契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契可
非朝朔望而別與者請降墨勅玉契詔可 針璽
擲倒 太子怒使人以晉慰懷太子舍人杜錫詔可 針璽
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
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
殿下也太子謝之 請過家 入民舍 唐書曰明皇
聞之賜及善練百匹 請過家 入民舍 唐書曰明皇
游獵至其廬乃蕭然寢坐久殺牛進酒殊厚太子嘗
許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見男女持筐拾草實者
異之太子赴召至北京過縣見男女持筐拾草實者
為太子赴召至北京過縣見男女持筐拾草實者
駐馬問所用民皆衣百結窶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入民舍 太子

此乎願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言凡被災之處
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勸念乎執中言且死尚及徵
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矣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
說耶汝速發倉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臣且與六斗
汝母懼擅發倉粟賑吾見上自奏也及至京為上言之赤
曰昔荒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
乎 寶慶曲 黃臺辭 唐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
樂輔儀曰宮不召商君臣幸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
前 緣撞兒 漆室女 唐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
賢妃方幸數諧之帝他日震怒欲廢之羣臣頓首諫御
史中丞狄兼謩流涕固爭意稍釋然太子終不能自白
其諶而行已亦不加將也其年暴喪帝悔之明年置酒
殿中有俳兒緣撞兒懼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感動謂左右
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半日毀短太子者
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 曰何備
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已上總裁太子事 原瑤

山 伊水 長琴 伊洛之間有道士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 漢武故事
曰武帝生倚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青宮 元圃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朔有銀榜以青石碧鏤
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潘尼詩序七 龍樓 雞戟 詳
月七日皇太子會於元圃有令賦詩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太子
類聚 張敞晉東宮舊事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太子
曰崇福門雞戟鳴戟十張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太子
據上立博望殿使通賓客 潘尼皇太子集詩曰置
酒宣猷庭擊鐘 潘尼皇太子集詩曰置
西池 東閣 徐彥所穿有土山臺晉帝在儲宮所築故俗
呼太子池或曰西池 魏文帝集曰為太子時北園
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祭劉楨阮瑀等時北園
崇賢 求福 翼鳳 鳳條 濯足 升龍 泉 張敞東宮舊事
儲宮部 崇賢 求福 翼鳳 鳳條 濯足 升龍 泉 張敞東宮舊事

崇賢 求福 翼鳳 鳳條 濯足 升龍 泉 張敞東宮舊事

太子

三

曰中庶子四人高梅倚中若皇太子入
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求福坊
上詳青宮注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許慎說文云扉戶也
宮少陽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宮使太子
子居之禮也天中記曰魏收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以
西而為禮也
陽之位主承統之則唐書曰梁簡文昭明太子表正少
武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曰
詩昔余與子繼統東朝顏延年詩帝體麗明儀宸作
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善
立名尚又正體儀宸承華會之際儀宸太子居
東儲方樹年德曰漢宮香殿別院元史曰太子居
也名事詞類曰承華香殿別院元史曰太子居
毀名云太子門曰承華香殿別院元史曰太子居
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
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唐書曰太宗嘗命太子治遊
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
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元圃池

樂賢堂
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
竹山中有清音執大慙天中記曰劉孝綽掌東宮管
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
為昭別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書工先圖孝綽
旬日一還令居外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
波門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
日一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
當東宮之側遷焉已上太子居處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居有
赤旄幢又曰皇太子初居有
東宮旄曰禮樂承軒典冊按庭命服唯九龍象輅
旌沈約宋書曰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朱象輅
枕畫幡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安車朱象輅
蓋畫幡文環鈕自副金馬張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翰五彩儲宮部
崇監類考卷九十九
太子

元圃池

發 漢莊 尚書中候曰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
孝明 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
春秋 十九年立為皇太子 師事博士桓榮尚書
不 晉 紹 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
固 敏 能 鎮 定 大 事 何 法 盛 晉 中 興 書 曰 明 帝 諱 紹
字 道 徽 中 宗 威 臨 尊 號 為 皇 太 子 東 宮 敬 禮 賢 士 昵 近
明 德 曾 子 啟 最 長 雉 奴 仁 懦 有 合 璧 事 類 曰 漢 文 帝 時
今 縱 不 能 博 求 賢 聖 有 德 之 人 而 禪 焉 而 曰 豫 建 太 子
是 重 吾 不 德 也 有 司 固 請 曰 子 啟 最 長 請 建 之 以 為 太
子 乃 許 之 宮 使 押 班 五 代 史 曰 後 唐 莊 宗 時 豆 盧
為 宮 使 因 以 鄴 宮 為 興 聖 宮 以 太 子 繼 友 為 使 皇 宗
天 德 五 年 制 依 漢 唐 故 事 五 日 一 受 朝 遇 慶 會 皇 太 子
押 班 開 封 尹 中 書 令 元 史 曰 宋 以 太 子 為 開 封 尹
兼 樞 密 院 事 原 四 術 三 善 四 教 順 先 王 詩 書 禮 樂
已 上 太 子 位

以 造 上 王 太 子 王 子 羣 后 之 太 子 卿 大 夫 元 玉 裕
士 之 嫡 子 國 之 後 選 皆 造 焉 下 詳 類 聚
金 聲 裕 潘 尼 皇 太 子 釋 奠 頌 曰 尊 道 謙 藹 降 心 下 問
響 以 金 聲 五 稱 三 至 晉 平 公 使 叔 譽 於 周 見 太 子
晉 與 之 言 五 稱 而 漢 幄 周 寢 類 並 詳 聚 寢 門 馳 道
並 詳 聚 嘗 藥 省 膳 禮 記 曰 太 子 朝 夕 至 於 寢 門 外 問
類 聚 嘗 藥 省 膳 禮 記 曰 太 子 朝 夕 至 於 寢 門 外 問
勤 膳 宰 之 饌 必 敬 視 之 疾 之 藥 必 親 嘗 之 漢 齒 胃
儀 曰 皇 太 子 五 日 一 至 臺 因 坐 東 廂 省 視 膳 食
問 豎 我 齒 讓 何 也 曰 有 父 在 則 禮 然 又 曰 凡 君 我 而 與
齒 類 聚 春 誦 夏 絃 撫 軍 監 國 禮 記 曰 凡 君 我 而 與
師 誦 之 左 傳 曰 晉 侯 使 太 子 申 生 伐 東 山 臯 落 氏 里
克 諫 曰 太 子 奉 冢 祀 社 稷 之 衆 盛 以 朝 夕 視 君 膳 者 也
故 曰 撫 軍 守 曰 監 國 古 之 制 也 推 讓 不 凡 事 太
從 曰 撫 軍 守 曰 監 國 古 之 制 也 推 讓 不 凡 事 太
儲 宮 部 附 監 領 卷 五 十 九 大 子

有聖德 元史曰太子真金受命巡海至冬還京間謂諸
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撒里蠻曰皇上有訓欺
訓盜竊則先惡心欲責人先責已伯顏曰善言人終弗信
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後雖出善言我祖有訓長
者抄深者底蓋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抄深必究其底
不可中輟也太子曰皇上有訓母持大心大心一持事
即隳壞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有合也至王恂陳說
尤多 宋史曰英宗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
天下陰德 被服如儒生 沿途問民瘼 明仁宗事本末
其有聖德 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如儒生 永樂
十八年北宮殿成命夏原吉及張本楊士奇曰國家
子過鳳陽謁祭皇陵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
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者進謁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手書付原吉與上奇訪沿途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
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
十年 唐書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
賜不幸疾病享國日淺 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

明曰早朝罷召寒義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為
憲所構心之艱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
涕已泣然義士奇亦淚 原問杜禮荀 晉中興書曰
為儒祭酒太子才德 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
文帝在東宮太子問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皇
之攸曾病太子問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皇
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皇
書授太子明帝為太子 漢書曰劉昆少學 卜賦 溫箴
施氏易明帝為太子 漢書曰劉昆少學 卜賦 溫箴
子賦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
聽之忘味讀無倦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
侍臣箴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
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
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大夫故人祖道東門外道
路觀者曰賢哉二大 四友 六傅 卿禮秩曰懸懷立
夫也 下詳類聚 尚書事始置詹事承 師友 賓客
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承 師友 賓客
文書關由六傅公以聞時號太子六友 師友 賓客
諸宮部

尚書事始置詹事承

太子

師友

賓客

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
 許伯以太子幼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曰太
 子國儲副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膳 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
 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目見正事耳
 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
 太子有過史必書其過而宰徹其膳
 傅唐書曰晉王治為皇太子蕭瑀拜太子禮不保同中書
 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
 入師坐然後坐太子事以師禮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
 並兼賓客詔太子讀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
 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
 拜 游習 謙沖 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
 康叔與游目不閑淫艷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旁
 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
 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
 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哲王師 名儒傅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官屬宜
 師詳上 翰苑新書曰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為
 博選名儒有威重明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 宋史曰
 通政事者以為太傅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 宋史曰
 太子時太子諭德見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且曰諭德
 之職止於是邪張士遜又稱太子書且曰太子不應舉
 選學士不在學書 元史曰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厚
 賜贈之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
 規正良多裨補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
 今鮮有其匹也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
 太子召楊士奇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
 譏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
 子曰然則常得此爻亦舉此說邪士奇曰殿下此問
 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眾人有眾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儲官部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

元真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喚醒此心猶印

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之奇嘗進言於真金曰殿

版元史曰論德李謙夾谷之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

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論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

所當留心故陳十事而以正心為要曰太子之心天下

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正心為要曰太子之心天下

宗嘗言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

諂諛或受其一則其害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

解而受其一則其害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

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固本澄原莫此為切嘗聞詩衡言人

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萬本皆不差致書稱

本既差矣莫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致書稱

名惶恐齋書贊善先生必前後著名稱惶恐致書明紀

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宮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覽卿

為予改詩其善但令卿年邁輔予為勞似卿朴直苦口

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日毋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

業惟望金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

學作表卿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

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子懷書函曰皇太子齋

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

太子三

成業漢書曰太子繼體之長男東朝乾元子

成王顧命鳳笙太子晉吹鳳笙漢宮闕疏曰白

敬保元子鳳笙笙於洛濱祝融生太子所居之

地凡人不得輒作樂是時處搖山作搖山之樂也

吹銅而戴禮曰古者生太子以太師吹銅抗法成王幼

莅祚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喜頌漢太子

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喜頌漢太子

甘泉及洞簫頌太子七噀里不喪七噀喜頌漢太子

六以射天好儒術後漢章帝立為太子寬拜太傅

諸宮部太子

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

子太傅命皇太子禮所拜之

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德太子出會格下至公上會在三

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穎議朝臣宜

朱構憤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祐慶太子稱

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

卞壺請官籍則漢魏關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

宜構憤而已輔翼歸道翼也者慎其身以輔監撫

朝議多同作謀祝甚喜為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

餘閒序文選漢書武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

祝生甲觀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

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

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

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亂本

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亂本傳變子配嫡

不安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問乎不樂漢太子

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思子之宮歸來之

臺白帖漢侯太子朝夕平復乃歸思子之宮歸來之

太子國之棟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大戴

師持銅太宰持升大戴禮青史記曰古者胎教王后

御戶左太宰持升西階見南郊書命膳宰報

升而御戶右升西階見南郊書命膳宰報

至尊林語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魏志潛思書籍魏志遊談莊老晉書安車

班論漢書輿輪徐動娛侍朝夕入侍諷誦兼資

敏達東觀

先習教訓魏文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世紀

太子

附錄百卷五十九

一日之長

魏文帝

聽允之德

薛瑩漢書

恭敬而溫文

教

諭而德成

並禮記

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

漢書

天地降祥儲君應祉

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

太子名號繫於百姓

並漢書

從者文學託乘後

車

文帝得立喜抱辛

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

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慎文詞博敏

漢書北堂書鈔

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

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諛亮物雅

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耻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

慕容儁司徒左

長史李績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

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

唐元稹論教本

帶刀一枚

殖醬一

合隋文帝戒太子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昔作上上時

道契生知

梁昭明太子

名高盛古

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人入與之游習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月二日而致是乎游

習之漸也

原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合游雷之象

震也

居明兩之位

出龍樓而問詔

入虎闈而齒

胄游游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胄筵

繼正體以為

大本

毓明德而居少陽帖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諸宮部

開元禮部卷五十九

太子

三

觀德行而審喻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爵以王嗣漢

味爽而朝 卓昭並北 增國之上嗣古者元良 文

昌著於前星 桓鬯由於守器 周王 蒼震發前星之輝

黃離表重輪之瑞 劉禹錫箋 絢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

月 辨正論並

原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

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尊高堂懸鏡

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

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

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

王思媿儲后顧哉樂康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洗洗纓冕

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

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

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

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

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

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延賢博望苑視膳

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

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策乘甲觀齊蓬

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

儲宮部 儲宮部 太子

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
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
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鈞鼈匪
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濫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
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
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
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
庸疎濫應阮衰朽慙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鑿輿夕頓
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
扈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

晨颺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
潮撫已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
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
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襟餞送情
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
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鈞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
良知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
元良逝矣凌周誦遙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

場地分丹鷲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涼
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輶遙空懷壽街吏尚隔寢
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榜瀝思叶神
飈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橫筆海平圃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釋**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
曰地出雷初震天并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戶戶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內賜茱
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卮三宮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橋中招綺夏瓜處屏
佻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寓野人
芹 趙彥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橫槊少全篇小吟青着梅梢句
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
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

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忌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

風 又夏侯元皇頌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穎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頌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爰友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

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原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哉生淑穎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
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
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旣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
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
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有芳
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旣集天祿永綏篤
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竒穎發翹清藻

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
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
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
皇極思媚紫庭亦旣涉學導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
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
太子承之當究還年登茲胡考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
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
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

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
躄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
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
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逋纓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
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
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原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殯
葆鐸既行枚紵且引皇帝痛染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

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欹於承光式嗟元良永懷人寶
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讐
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餽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
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
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轟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駟
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黃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
氛程月志稷動年司素娥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
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

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鳧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饌如臨
曖徽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
衣請日韓域展圖揚龜獻言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
挽之哀凄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
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
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
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
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蜃輅峩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旗北徠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
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
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
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緇素殫極丘墳騰
袞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祲沴
褰象星霾恒曜山積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
蔭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饜餽孤燈翳翳嗚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啟元宮獻成武校
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
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
蹠足以駿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
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
嗚呼哀哉

原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
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
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
大赦天下

原敕魏文帝答卞蘭敕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
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內制冊平王為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
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
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聞者賊臣構逆窺窬神

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七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為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慎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儉人則萬邦以貞庶答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哉 又開元三年冊郢王為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譙之祥應學能知道孝

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敏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為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為本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慎歟

增詔唐立晉王為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

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
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
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
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
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原表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
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睿之絕性體明達之殊
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
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

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
聞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
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
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
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濔
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
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僞辯於
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
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
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

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
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
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
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
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
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
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摠狂狷之
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
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
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

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
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其經學智囊慙其
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
已哉玉折何追星殞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
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
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
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
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

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
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
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
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
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
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
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
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胎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發
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
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
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
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駟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
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
臣聞周固本文實資明兩漢啟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
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
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蹈舞 周庾
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
之殊來朝樂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
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
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
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
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
懇上聞冒嚴亟請丹誠罔感皇嗟來昭戰兢失圖精爽
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著龜以承主鬯臣幼
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味
樂章訓以詩書終述義府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
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
官謗今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
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
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
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
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

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
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
未流御雲臺而不憚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
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
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雒雉詳
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
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况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
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
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

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
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畿灑道下不違於
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
屬縣畿內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
令賑贍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廩食家懷
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鑒俯
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
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獎輒陳冗職輕進
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
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

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載懷四海爲
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
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睿
旨憂勞宸情戒惕菲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
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盼饗景氣氤
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
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
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
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唯
此小心將乖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

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
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
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簋蒲知送涼之地芝
英識駐壽之期豈使眇眇燧皇獨流名於膳炙悠悠黃
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
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溫而未即 皇太
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
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閭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
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
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

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莫節澤加四海寧
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
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
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
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徵
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
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
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
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
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

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舉其蕭稂撮其樞要
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
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
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
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
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
成一部藝宮賓館亦旣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旣天
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竊遂臣誠
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
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

謠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芷竹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
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
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
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
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
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
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啟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
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
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

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庸
鼓異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
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
計眷乃承祧之重居無在傳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
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
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
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
足不知其舞蹈

增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
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

洪金卷之五十九
五
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
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
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
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
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
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
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
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
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
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

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
體幸以閑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
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
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
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
輕進芻鄙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
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
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
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啟本以代書紳

太孫 一 增

增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為世嫡皇孫宣帝
 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
 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
 立臧為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車服侍從
 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
 陽王尚為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粢為太孫
 太傅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
 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
 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

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為
 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
 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為太子時生東宮
 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
 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
 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
 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
 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
 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

諸官部

洪鑑卷之五十九

太孫

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
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
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
諶政和七年生為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移刺神獨幹以名馬寶
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
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為章宗
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
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

十有五 吳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
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
太祖曰善九月立為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
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
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
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
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
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
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
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增

增慶宴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

會就卿為樂耳出閣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

鄭禮等侍講讀開府唐書曰高宗為皇太子憲武后

嗣更冊為太孫與諸王皆出閣開府置官屬

太平御覽曰唐高宗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

守京師通紀曰永樂八年上將親征命皇長孫

京北桑復生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臧為皇太孫

山為字金史曰世宗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

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勢衍氣清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

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為章宗小字好聖孫明紀事本

建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命輔導六年命

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

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

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

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

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皇孫手書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

得妄出東宮圖記通紀曰成祖諭木川之計太子遣

貴重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行

太孫啟曰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識無以行

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識無以行

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封識

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識

御儲位久未定浮議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與

天子見三天子唐明皇臨澡皇嫡孫喜是第三箇

德宗至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長子六歲時德宗抱

元四年封廣陵王家人子名翁須皇孫妻無號位

諸宮部

附錄貞元卷五十九

太孫

皆稱家

皇曾孫

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

人子 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為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入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子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

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

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

之正嫡稱妃漢因之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

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漢

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

太后為太子取以為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

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

子漢禮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

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

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

嬌后字也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

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

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王

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配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

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

儲宮部

尚書禮部卷五十九

太子妃

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
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
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
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
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
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
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
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增

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為皇
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
帳陳古舊釵鈿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
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
武德九年冊為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
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
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
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
妃韋氏兄堅為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
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

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
以為配及長遂成婚濮郎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
軒備禮冊朱氏為太子妃 又曰度宗為忠王議納妃
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嵩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嵩亦
罷去臺臣論嵩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
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
戒相成之道乃冊為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
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翰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
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
腹心然未嘗助彼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為朕

子妃及顯宗為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
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為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
見緝駝茸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
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
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濶濶真弘
吉刺氏也

太子妃二

原 金璽

瑜珮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 瑜珮 瑜玉

龍枕

鴨

燈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環鈕自副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

文履

花簾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地文履一量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

儲宮部

附錄類函卷五十九

太子妃

簾二 龜鈕 雀鈕 上詳金匱注 東宮舊事曰 具 帶 綺綬 納上詳類聚 又有地織成綺綬 四望車 九鈿 哀

函 曰上詳類聚 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筮吉 晉起居注 興元 步搖 臨軒使冊命拜晉王妃 庾為皇太子妃 長史

智深 孫廢帝 仁皇后 諱簡珪 濟陽考城人 北中郎 長史 亡弟 又弱 小門 無強 蔭以卜筮 最吉 拜為皇太子妃 已

景殿 畫堂 悲患 發病 宣帝 為太子 司馬 良娣 死後 太子 獨衣 絳線 諸于 使侍 送入 太子 宮 見於 內殿 得御 幸有

身立 為太子 妃 於 甲館 畫堂 生子 稱萬歲 有五可 即成 帝也 畫堂 太子 宮 中之 堂 上詳類聚 王隱 晉書

類聚 司徒 公女 新安 主生 曰安 億皇后 王氏 字神 受太 常王 獻之 之女 新安 公主 生 即安 帝姑 也 孝武 納采 聘

公主 第秘書 監王 操之 為主人 增 盡孝 孝謹 唐 曰高 祖時 隱太子 蒙閱 已構 秦王 妃 內盡 孝事 高祖 謹

承諸 妃消釋 嫌猜 元史 曰太子 妃 潤潤 真性 孝謹 善 事 中宮 世祖 每稱 賢德 媳婦 侍昭 睿明 聖皇后 不離 左

右至 溷廁 所用 紙亦 以面 縻令 柔軟 以進 妃生 順宗 成 宗 仁順 順適 宮書 曰順 宗良 娣 王氏 以良 家選 入

賜之 是生 憲宗 王在 東宮 冊為 良娣 在藩 帝以 才人 幼故 德莫 不柔 雍順 宗既 即位 病已 懸頓 后侍 醫藥 不少 怠

婦德 擇淑 媛唐 書曰 高宗 太子 弘妃 裴居 道女 有婦 禁中 遣使 泛至 諸臣 家為 王擇 妃 韓維 為王 記室 參軍

上疏 曰王 孝友 聰明 動履 法度 今卜 族授 室宜 歷選 勳 義以 禮成 之 不 宜苟 取 華色 而已 進掖 庭 待進

止 太平 御覽 曰漢 明帝 馬皇后 伏波 將軍 援小 女也 援 諸宮 部 刺 監 貞 貞 太子 妃

太子 妃 王氏 百官 奉會 於新安 增 盡孝 孝謹 唐 公主 第秘書 監王 操之 為主人 增 盡孝 孝謹 唐

曰高 祖時 隱太子 蒙閱 已構 秦王 妃 內盡 孝事 高祖 謹 承諸 妃消釋 嫌猜 元史 曰太子 妃 潤潤 真性 孝謹 善

事 中宮 世祖 每稱 賢德 媳婦 侍昭 睿明 聖皇后 不離 左 右至 溷廁 所用 紙亦 以面 縻令 柔軟 以進 妃生 順宗 成

宗 仁順 順適 宮書 曰順 宗良 娣 王氏 以良 家選 入 賜之 是生 憲宗 王在 東宮 冊為 良娣 在藩 帝以 才人 幼故

德莫 不柔 雍順 宗既 即位 病已 懸頓 后侍 醫藥 不少 怠 婦德 擇淑 媛唐 書曰 高宗 太子 弘妃 裴居 道女 有婦

禁中 遣使 泛至 諸臣 家為 王擇 妃 韓維 為王 記室 參軍 上疏 曰王 孝友 聰明 動履 法度 今卜 族授 室宜 歷選 勳

義以 禮成 之 不 宜苟 取 華色 而已 進掖 庭 待進 止 太平 御覽 曰漢 明帝 馬皇后 伏波 將軍 援小 女也 援

諸宮 部 刺 監 貞 貞 太子 妃

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夫
 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
 構授有三人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
 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
 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
 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瑛加元服詔九品官息女為配
 太子者有司採閱待進止遂選太常少卿薛紹女為配
教女儀 倚母家 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家
 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 唐書曰代宗天寶中
 封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珣
 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浸薄 **黑鳳集**
營 白雁入苑 宋史曰光宗李皇后慶遠節度使道心
 異之遂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
 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
 妃乾道七年立為皇太子妃 唐書曰高宗時太子弘
 納妃有司奏贊用白雁適苑中獲之高宗喜曰漢復朱

雁作為樂府今得白雁為婚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贊婚乃人倫首我則何慙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間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
 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
 賴也自此無易儲意 懿宗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
 在位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
 端妃護侍左右慰 **禮異諸婦 宜配冢嫡** 唐書曰憲
 安起居終得無恙 禮異諸婦 宜配冢嫡 唐書曰憲
 汾陽王之孫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昇平公主素
 貴故禮之異諸婦 宋史曰理宗語大臣曰全氏女言
 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 **原詔** 唐太宗冊蘇亶女為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
 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
 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
 位儲闈寶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施行

諸宮部

開元禮制卷五十九

太子妃

三

原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
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
協三善曰嬪守器武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
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哀冊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
輶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綵之掩綵悼副禕之
滅華行光旣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璫有毀郁烈無
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瀉流凝漢祥
發桐珪慶昭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開秘儀施谷升音
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

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變瓊相清徽就遠稔沴方搏
臨華罷翠當擘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
變容衣中庭草暖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闈霜侵
燭昧風密帷淒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筵旣訣兮奠旣徹
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逶遲而顧低素紉
斂維華軒解馭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
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翻
翻禮園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
薦阻咨我儲貳締縉江滸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

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
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糾組成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
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
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
期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於漢表
動嘶挽於雲基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